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九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機三

策問秀才紀瞻等

六首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于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曰救其弊，明風，曰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

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曰崇上帝，清廟所曰盥祖考，辟雍所曰班禮教，太學所曰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

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

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
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曰廢興有邦所曰崇替夫成功之君勤
于求木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興
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

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
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
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
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
不

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曰陶育四時所曰化生易稱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
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

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問辯之曰釋不同之理

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曰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曰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闢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滯德往而莫返豈大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

晉書紀

七微

又作七微

案此微通微大夫曰爲亂疑作微是

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于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榮玄黃于榛險憑穴岩而放言

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生毛宗俯出沈鮪仰落歸鴻剖柔胎于孕豹宰潛肝乎豢籠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皇神皋奇稔嘉禾之穗合滋發馨素穎玉銳

初學記二十

六引此四句灼

藥調曰充飢芳馨發而協氣

書鈔一百四十二

灼若晴雪之類玄雲皎若

明珠之積細匱素蟻踊而澆滄滋芽溢而相徵雲沸淵涌秋醪春
酒兼溫增奇浮藻吐秀書鈔一百四十八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口

介景福于眉壽裕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
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綬瑰木
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蔭
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涉窮蒼聳浮柱而虬立
施飛檐曰龍翔回房旋室綴琳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閨高
達長廊迴屬于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址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
覽壯藪曰悅觀聆和樂而治心子能居之乎

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填巖協而和鳴于是才人進羽箭玄
弁被藻襲俯榮領曰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于丹脣發鏗鏘
乎柔木合清商曰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歎詠易水之
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聞矯纖腰曰逐節頓皓足

于鼓盤舒妍暉曰妖詔若陵危之未安

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土有送子之勤關雎曰寤寐爲感溱洧曰誰浪爲歡若夫妖嬈豔女菟羣擢俊穆藻儀于令表茂當年之柔媿罄妍規之約練體每變而增閒秀紅裝其偷愉若餘穎之可飡若夫靈犀潛徂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曰宣誠流微涕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于其納之乎

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委曰效績期寄響于夫人也孰與顯奇蹤于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字曰據明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于疆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

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曰德配仁風于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又盪流風于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曰玄靈感

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觀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鷲膺天監之
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
榮于分扇期贊化于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于天宇顯列業乎
帝臣歟玄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于井幹憑
河盜本于黃川欽至論敷蔽衽謹聞命于王孫域文類聚五十七

七羨

湘陰口酌菟其澄清秋醪一作醴明酒九成甘芬潛結書妙一

八引兩條秦七羨不他見或轉寫有誤陳禹謨本連屬

上條之傳玄七漢中又臆補全漿玉醪四字不敢據信

長角三倡武士旗有捺紫閉之神機審心中而後射御覽三百四十八

演八代之洪旨統先聖之遺訓聳一心旨紹軻敦四彼已承丘初

十一
鞠歌行序

序曰案漢宮門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進

開通池鞠城糊于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言雖奇竒以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

己已託意焉。郭茂倩樂府

皇太子請宴詩序

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御覽五百三十九

荅賈謚詩序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已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令中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荅之

云爾。文選

贈弟士龍詩序

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過王命墨經卽戎時竝縈髮悼心告別漸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凋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四時迫當祖載二昆不容遺遙銜痛東徂

遺情西暮，故作是詩，已寄其哀苦焉。

陸雲集

要覽序

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實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鄒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降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斯欽，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櫻嗣君辭叔孫通，魏無知護。

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幟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墜下躡。波振四海。虜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已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歡后。無競維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冰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盈。隨難榮陽。卽謀下邑。銷印甚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

輿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于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曰謀。哭高曰哀。灼灼惟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燬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張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梁。烈烈隳布。耽耽其眇。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固極。自詒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遠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燕。梓葉更輝。枯條已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縮自微，媿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靈爲亂亡。吳芮之王，祚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放淮墳。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存燕韓。靈亂曰武，斃呂曰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曰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于鴻門，披闕帝宇。聳顛誚項，掩淚悟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兒。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峴，據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獸。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馬煩纏死，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穎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

啟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謨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
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
帝伊洛定都鄴竊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
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殺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寂寂獨照奇迹祭倬蕭相昵
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于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曠斷董叟謀我
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哀生秀胤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
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輜軒是乘
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刑
可曰暴志不可沒貞軌借沒亮迹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

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詔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眾哲，同濟天綱。劍宣其利，鑿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遊文

孔子贊

孔子欲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其誠文孫
張二十

王子喬贊

造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其文類聚
七十八

夏育贊

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搏角勇，臨頷奮椎。文選附
蕭賦注

顧諱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

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曰：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微之徒，皆曰：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吳志 顧譚

注傳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祔蒸煙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緄起之師跨邑。哮囑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已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摩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

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已類附等。契者，已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于夷庚。反帝座于紫閣。挾天子，已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已奇蹤。曩于逸軌，激心發乎令圖。從政咨于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已篤固。申之，已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于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于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已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已器任幹職。奇偉則庾翻陸績張溫張惇，已議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已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已禡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已衛主。駱統劉基，澄諫已補過。謀無遺筭，舉不

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曰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劔財匱而吳堯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于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鐵望嶽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駭擾于外關明珠瑰寶輝于內府珍瑰重跡而至

奇徵應響而赴，幘軒騁于南荒，衝輞息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阜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曰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曰寒謬蒞，規而施績，范慎，曰威重顯，丁奉鍾離斐，曰武被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婁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痲，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覺，麻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遲，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地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吳志孫皓傳注文選晉書
陸機傳藝文類聚十一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曰：武，太祖成之。曰：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按士盡盛德之容，視仁罄丹府之愛。按呂蒙于戎行，識潘潛于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按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曰：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曰：濟周瑜之師。卑宮其食，曰：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曰：納謀士之策。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曰：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曰：育浚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曰：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

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器慄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懿綱。未商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已焉。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引于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曰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德。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敵之徑。川隴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船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艘。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曰險其流。或欲機械。曰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曰：四瀆天地之所。曰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

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己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己待禽耳。逮步關之亂。憑保城。己延彊寇。重資幣。己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己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己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家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又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己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

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
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勁利之
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已用之者
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已安百姓敦惠
已致人和寬冲已誘俊乂之謀慈和已結士民之愛是已其安也
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
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
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恩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陸機傳藝文類聚十一

吳志孫皓傳注文選晉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國玉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機

五等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曰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曰偏制重不可曰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曰輕其任也竝建伍長所曰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曰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曰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曰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曰分天

下曰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曰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禮信于是乎結世平足曰敦風道衰足曰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郡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脅獲又蓋三代所曰直道四王所曰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敎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諒明道有時而闕故世及之制弊于彊禦厚下之典滿于末折侵弱之釁遵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曰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翫二王之禍而闕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隱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祿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曰經始獲

其多禍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于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祿乖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直矜其得尋斧始于所庇制國昧于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憂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隨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曰諸侯岨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于黔徒西京病于東帝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曰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于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遊履重之遺轍，養喪家之痼疾，僅及數世，姦冗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鼙震于閭宇，鋒鏑流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曰安待危，是曰宣王興于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閭斬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曰之存，漢曰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于時異，雄心挫于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曰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曰謀王室，然上

非與王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曰義兵
雲合無救劫殺之禍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曰諸侯世
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曰多亂今之牧守皆
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曰爲政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曰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悼嚮官之吏曰貧準才則
貧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曰之廢矣且要而
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曰微之蓋企及
進取士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
之譽遲是故侵百姓曰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曰養名者官
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
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曰垂後
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竝賢居

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曰一

晉書陸機傳又羣書治要三十別孫盛晉陽秋

理貫秦漢之典，殆可曰一言蔽也。

演連珠 五十首

臣聞曰薄星迴，穹天所曰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曰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曰百官恪居，曰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曰要克諧之會。

文選類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任重于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曰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曰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文選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巨圖之秀，因時則揚，是曰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蒼。

文選類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曰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文選

臣聞祿放于寵，非隆家之舉，官私于親，非興邦之選，是曰三卿世

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迹

文選類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彤賦音是已至道之行萬

類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無貳于心

文選類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已巢箕之叟不

昫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文選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睥而眦周天

壤之際何則應事已精不己形造物已神不己器是已萬邦凱樂

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文選類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積寶雖微必動于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已鄙人治容不

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文選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已充堂之芳非

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寶繁絃所思

文選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已凌颯之羽不

例曰
何自慮作

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目

文選藝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曰柳莊黜殯非

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文選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曰明哲之君時

有被塞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文選藝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會之音生于絕絃是曰貞女要名于

沒世烈士赴節于當年

文選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曰三晉之疆屈

于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于陽門之哭

文選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曰言苟適事精

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文選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曰德教俟

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文選藝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于運是曰循虛器者非
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文選

臣聞鑪燧吐火曰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曰物

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文選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曰齊

物爲肅德曰普濟爲弘

臣聞巧盡于器習數則貫道繫于神人亡則滅是曰輪匠肆且不
乏奚仲之妙譬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曰準月稟水不
能加涼晡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曰南荆有
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燂染荼薰息猶芳微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于世者可

繼止乎身者難結是曰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曰重光發藻尋
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曰四族放而唐
劭二臣誅而楚盛

臣聞音曰比耳爲美色曰悅目爲歡是曰眾聽所傾非假百里之
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曰擢佐明主因時而命
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平時者非克己所勦是曰利盡萬
物不能奪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文選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曰望景揆日盈
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晷優聽若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曰天殊其數雖

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竝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遊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已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于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于蔭，無假垂天之雲。是已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灌是已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竝劬。

臣聞示應于近，遠有可察，託驗于顯，微或可包。是已寸管下係，天地不能自氣敷，尺表逆立，日月不能自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已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文選鼓文類
限五十七

臣聞祝啟希聲，已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已節繁絃之契。是已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于己存

乎物者不求備于人

文選載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曰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曰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曰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潛化殷流盜跖挾會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曰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曰其方雖微則順是曰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澗故暗于治者唱繁而和寡

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文選載文類聚五十七

臣聞煙出于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

充則情約，是曰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曰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含響，明笛疏而吐音。選文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曰生重于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于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選文

臣聞通于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曰天地之曠，該于六位，萬殊之曲，窮于五絃。

臣聞圖形于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于灰，不覩赫赫之烈。是曰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于物，雖遠猶疏。神藏于形，雖近則密。是曰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撥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曰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曰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于性者天損不能入貞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曰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丞相箴

夫尊民在簡爲政曰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敎伊何能存故人不可曰不審任不可曰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

吳大帝詠

皇聖膺期有命太素承亂下萌清難天步

御覽

我皇明明固天寶

生體和二合曰察三精濯暉育慶懷詳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

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攷祥鬼神誕
自幼沖淑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魏巍聖姿文武既俊有得
德徵兆民欣順將際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匪
惠早零聖禪神廬既攷史臣獻貞龍輔啟殯霄載紫庭辰旋飛藻
凶旗舉銘崇華熠燿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
繼流聲動軫閭闔永肯承明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卽宮
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藝文類聚十三

宋書樂志一

吳太常願譚誄

遷吏部尚書才長于銓衡而綜核人物

文選任昉爲池州書讓吏部第一表注

吳大司馬陸抗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旨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
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俟敬睦白屋蹴踏曲躬吐食揮沐爰及

鯨寡張此樽獨孚厥惠心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
辟名茂羣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葆
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轍人翫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
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魏文類聚四十七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案機第三兄玄早卒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
我與君非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纏撫髮
竝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拊翼雲
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魏文類聚三十七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駁保乂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膺仁姿朗儔當
克無羈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愆匪降自天肇傾
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魂難

追舊物東反靈樞西歸傷我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
追慕微塵興言斷絕敢誅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魏魏皇基奕奕
紫微有命旣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
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
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變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
赫明明我皇登阼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拔重采翠蓋垂葩鸞旗
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旣涉
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乖義則攷惟天有命
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者緝熙有晉克
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澀
且敬銜辭卽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
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願景摧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
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傷無昵親踟躕嚴宮絕命禁闈幽極偏寄孤

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致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
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
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攬槍叱埽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祖
光復寵祚紹建範孤于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
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
如隴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藝文類
聚十六

毗陵侯君誄

同志奔走戚友相尋臨穴嗚乎酒淚山林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八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誄

倚倚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

商激宇蟋蟀吟櫺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睇陽不遂其茂睚睚芳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髮鬢興想人

皆有聲爾獨無聲魏文類聚卷十四

吳丞相陸遜銘

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讎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志陸遜傳注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等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萇淑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魏文類聚卷十四

弔魏武帝文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弔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者性命之區域是弔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

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曰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曰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葢爾之士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笄屈于短日遠迹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析岸乎觀其所曰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太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逆人之讒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曰示四子曰曰累汝因泣下傷哉曩曰天下自任今曰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媿奸妓人皆著銅爵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

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級皆著臧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曰勿求存者可曰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閭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于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曰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曰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指八極曰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脩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埽雲物曰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曰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篲于浚谷憮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鸞

大命之所艱。雖光昭于曩載。將稅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縣。邈渺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曰鞠旅。沂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曰反旆。登峭澗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曰禳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禁閉而無端。委軀命曰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曰深念。循虜體而頽歎。迫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曰嘔瘞。指季豹而灌焉。氣衝襟曰嗚咽。涕垂睫而沈瀾。遠率士曰靖寐。戢彌天平一棺。谷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咎曰甚悔。雖在我而不憾。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詳。紆家人于履組。塵清慮于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于帷座。陪窈

窈于玉房。宣備物于虛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薦。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嚮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糝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睇古已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于何有。貽塵謫于後王。嗟

類聚
四十

文選
蘇文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九終

全晉文卷九十九

陸機

十一

全晉文卷一百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雲

雲字士龍，機弟。孫皓時舉賢良，吳亡，十年不仕。武帝末，與兄機入洛，辟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吳王晏曰：「爲郎中令，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又表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河橋之敗，與兄機并誅。有陸子新書十卷，集十二卷。

歲暮賦

并序

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于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而日月逝速。歲聿云暮，感萬物之旣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曰：「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迭而載路。羨飛轡之遠御兮，騰六龍于天步。時赴節而漸流兮，氣移數而改度。揮促節于短日兮，振修策于長夜。運攸忽其既周兮，歲冉冉而告暮。變棘心之柔風兮，滋豐草之湛露。玄暉邈已峻服兮，黃裳皓而振素。于是顛頊御時，玄冥統官。天廟既底，日月貞觀。淪重陽于潛戶兮，微積陰于司寒。日回天日滅景兮，飄衝淵而無瀾。堅冰涸于川底兮，白雪隕于雲端。普區宇之瘁景兮，頻萬物之衰顏。時凜戾其可悲兮，氣蕭索而傷心。淒風恰其鳴條兮，落葉翻而灑林。獸藏丘而絕迹兮，鳥攀木而栖音。山振枯于會嶺兮，民懷慘于重襟。寒與暑其代謝兮，年冉冉其將老。豐頰隳而朝口兮，玄髮粲其夕皓。感芳華之志學兮，悲時暮而難攷。遠圖逝而辭懷兮，密思集而盈抱。羨厚德之溥載兮，嘉豐化之大造。恨盛來之苦晏兮，悲衰至之常蚤。指晞露而忧心兮，衍死生于靡草。蒙時來之嘉運兮，遊上京而凱入。委乘輅于紫宮兮，

剖金虎而底邑，憑臺光之發暉。兮荷寵靈而來集，望故疇之迴遼。
兮，泝南風而頽泣，長歎息而永懷。兮，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歲之攸
往。兮，伊行人之思歸，結隆思于朝日。兮，綴永念于紀暉，表寸陰而
貞吝。兮，盼盈尺其若遺，嗟我行之久永。兮，何歸途之茫茫，憩遵渚
于口川。兮，呵攸逝于江湖，處孝敬于神丘。兮，結祇慕于惟桑，瞻山
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亡，問仁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淪喪，尋
餘蹤于空宇。兮，想絕景于遺堂，悲山林之杳藹。兮，痛華構之丘荒，
靖深情目遐慕。兮，思纏緜而懷楚，涕垂頤目交頽。兮，哀凌心而洞
駭，神尋路而窘逝。兮，形嘖蹙乎其所，心悠悠其若懸。兮，音既絕而
復舉，悲人生之有終。兮，何天造而罔極，仰悲谷之方中。兮，顧懸車
而日昃，百年迅于分擘。兮，千歲疾于一息，詠大椿之萬祀。兮，同螻
蛄于未識，歲難停而易逝。兮，情艱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子。兮，時
無算而非我。

文選謝叔源
遊西池詩注

祇生心于日順兮，雖呼翁其難假。攝儀

生于逆旅兮，欲掩留其焉。可彼鑿麻之有時兮，亦始卒之固然。舒
遠懷于千載兮，悵同感乎中山。鑿通人之炯戒兮，懼晏平之達言。
啟貞心目自責兮，覽遺籍而問道。亮爽鳩之既徂兮，故營丘之有
紹在吾儕之陋心兮。豈取樂于東表，苟長生而自得兮。將奚待而
有夭，攷大德于天地兮。知斯言之益矯。本集入略見藝文類聚三
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

初學記三御
覽二十七
愁霖賦

永盛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沈湮，生民愁瘁。時文
雅之士，煥然竝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于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兮，墜崩雲而洪
沈。谷風扇而攸遠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決滂曰懷慘兮，民嘖蹙而
愁霖。于是天地發揮，陰陽交激。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
雷憑虛曰振庭兮，電凌闢而耀室。雷鼎沸曰駿奔兮，潦風驅而競

疾豈南山之暴躋兮。將溟海之壑溢。隱隱填填。若降自天。高岸渙
其無岵兮。平原蕩而爲淵。迴渚回于凌河兮。黍稷什于中田。賈多
稼于億廩兮。虛風敬于新年。外薄郊甸。內荒都城。陰無晡景。雷無
輟聲。織波靡于前途兮。微津隔于峻庭。紛雲擾而霧寒兮。漫天顧
而地盈。于是愁音比屋。歎發屢省。陽堂乏暉。明室無景。望曾雲之
萬仞兮。想白日之寸脛。感虛無而思深兮。對寂寞而言靖。毒甚雨
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瞻大辰而頽息兮。仰天衢而引領。愁情
沈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舊思兮。詠莊舄之
遺音。羨弁彼之歸飛兮。寄子思乎江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
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無期。方于歲于天壤兮。吾固已
陋夫靈龜。矧百年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頤。哀感容之易感兮。悲
懼顏之難怡。攷傷懷于眾苦兮。愁豈霖之足悲。雲墨墨而疊結兮。
雨淫淫而未散。晞朱陽于崇朝兮。悲此日之屢晏。劾豐隆于岳陽。

兮執赤松于神館命雲師曰藏用兮繼乘龍于河漢照濛汜之清
暉兮炳扶桑之始旦攷幽明于人神兮妙萬物曰達觀本集入略見藝文類

喜霽賦

并序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廊作者之末

而作是賦焉

案初學記二作永寧二年鄒都大霖作愁霖賦賦成天雨已霽故又作喜霽賦

毒霖雨之淹時兮情懷憤而無釋肅有禱于人謀兮反極陰于天
作靖屏翳之洪隄兮戢大山之觸石凌風絕而謐寧兮歸雲反而
揮霍改望舒之離畢兮曜六龍于紫閣揚天步之剡剡兮播靈輝
之赫奕于是朱明自晔載文類聚作厥條初學記作日皎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
司兮黜后土于重陰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于嵩岑葵禾竦而
振穎兮偃木豎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墜兮幸神祇之有歆爾乃俯
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暘而天地爽兮羣生悅而萬物齊魚凌淵

日增躍兮鳥望林而朝墜

初學記

水兮起芳塵于沈

泥朱光播于甕牖兮素景衍乎中閭天監作照幽明畢覲普厥有

權罩及四國翕萬情而咸喜兮雖無獲而自得災未及害和斯有

祥翼翼黍稷油油稻粱望有年于自古兮希詩人之萬箱原思悅

于蓬戶兮孤竹欣于首陽陰陽交泰萬物方遒炎神送暑素靈迎

秋四時逝而代謝兮大火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頽兮時靡靡而

難留嗟沈哀之愁思兮瞻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兮思乘煙

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大川兮凌懷

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兮仰蓬萊之嵒嵒望王母于弱水兮詠

白雲之清歌雖嘉命之未錫兮將輕舉于流沙振仙車之鳴鸞兮

吐玉衡之八和託芝蓋之後乘兮飡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容與

兮豈萬載之足多

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

登臺賦

永盛中參大府之佐于鄴郡。已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
言崇替。迺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而述業兮。乃啟行乎北京。
巡華室已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遂躋兮。迄雲閣而少
盛。爾乃佇阿瑤軒。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躋躋。
兮。望天晷之茗茗。歷玉階而容與兮。步蘭堂已逍遙。蒙紫庭之芳
塵兮。駭洞房之迴飈。頽響逝而忤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營而
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于是迴路季夷。邃宇玄芒。深堂百室。會臺
千房。闢南窗而蒙暑兮。啟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溫兮。步陰房
而夏涼。萬禽委蛇于潛室兮。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于有象兮。
邈攸忽而無方。于是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曜靈西墜。暑
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翫瓊宇而情厭兮。覽八方而思銳。
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鶴之蔽第。仰凌兩于天庭兮。俛旁觀乎萬

頽北溟浩曰揚波兮青林煥其與蔚扶桑細于毫末兮崑崙卑乎
覆簣于是忽焉俛仰天地既闕宇宙同區萬物爲一原千變之常
鈞兮齊億載于今日彼區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于
無形兮今何求而有質于是聊樂近遊薄言懷作朝登金虎夕步
文昌綺疏列于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筵晁曰披藻兮椒塗馥而
遺芳感舊物之感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兮審歷命
于斯堂于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兮惡荆臺之忘
歸聊弭節而徯言兮悵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
永懷隆期啟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頽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
而龍飛兮跼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暨靈符而告禪清文
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爲獻委普天之光宅兮暨率土之黎彥欽
哉皇之承天集北顧于乃眷誕洪祚之遠期兮則斯年于有萬

集

又略見賦文
類聚六十二

逸民賦

并序

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
己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曰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者哉。故
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曰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
休也。乃爲賦曰：

世有逸民兮，栖遯于一丘。委天形曰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
世之險隘兮，又安足曰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
營抱魄，懷元執一。傲物思靈，妙世自逸。靜芬響于永言兮，滅絕景
于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攷室。曾丘巖巖兮，谷重深叢。
木振穎，葛蕭垂陰。潛魚泳吐，嚶鳥來吟。仍疏圃于芝薄兮，卽蘭堂
于芳林。靡飛颺目，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土于神造兮。詠幽
人于鳴琴，挹迴源于別沼兮。食秋華于高岑，蒙玉泉曰濯髮兮。臨
濟谷，御覽作沒金谷而投簪，寂然尸居，儼焉山立。迺潛龍見在林鳳，戢道

縣野曰宅心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歌自懷在昔賓濮水之清淵
兮儀磻溪之一壑毒鳥物之誼譁兮聊漁釣于此澤爾乃薄言容
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飢幽蘭眇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
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佳人于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泳芳池之
清淵鄙終南之辱節兮躋伯陽之考槃西清霄曰寄傲兮沂凌風
而頽歎玄微載吳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窮林之木谷有
得之必喪兮蓋居龐之名辱彼貪夫之死權兮固遺生曰要祿竦
戰兢而履冰兮祇肅懷曰臨谷亮據鼎之無慄兮在顛沛其必濕
是故夫形魂者徵咎體壯者爲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受
羈立修名于禍始兮登全生于戾階資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
長懷擠考終于遠期兮顧靈根而自摧殉有喪之假樂方無身其
孰良美達人之玄覽兮遊藏器于無爲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
有同齊物無算竝家于國等朝于野榮在此而貴身兮神居形而

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懷莊而悅賈。憎既明于天爵兮。口何憒于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于大雅。亂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穹谷兮藹藹。尋峻路兮崢嶸。臨芳水兮悠裔。槃巨圍兮暇豫。翳翠葉兮重蓋。瞻洪崖兮清輝。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穹天兮未泰。詠歡交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本集疏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十六作聲機誤又五百十

南征賦

并序

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南商敢行稱亂。凌逼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辟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曰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之內。朔漠之表。蒸徒羸糧。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征。四方之會。眾曰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已來。未之有也。粵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治戎。曰觀兵于殷墟。于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曰揚匡霸之勳云爾。

有皇晉之霸后。資濬哲之歡聖。崇文德于緝熙。濟武功而保定。應

天鑿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玉衡以觀八方，在旋機而齊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仰辰天飛，俯洞淵沈。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景蔭。恢天維以籠世，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德，鑄布聲之大音。淵澤回而竝注，豪彥萃而爲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沙漠引領。天和時降，地靈夙挺。結芳林之奇幹，發珍禾之神穎。厠修德于億兆，端澄形于萬景。在中葉之不競，遭皇家之毒亂。悲國步之未夷，仰夙興而昧旦。括無方而大詰，集率土而貞觀。致天屬于王畿，肅有征而省難。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輅之高蓋。伐隱天之雷鼓，振淩霄之電旒。介天揮戈而夙興，輕武總干而啟箴。振靈韶之嘈嘈，飛旛旒之藹藹。虹旂泝風，以委蛇。霓旌蒙光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時罔丕承。爾乃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塗蒙雨而復清，景帶天而光澄。陪武臣于彫軒，列名僚于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飆肅其來應。士憑威而響駭，馬獻

天而景凌臨川屯于廣陸武騎被乎中陵類禡比京師徒經始桓
桓先征在河之浹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羨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
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旣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
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已誓眾習軍政于舊聞儼山立已崇蒼
粲煙駭而興紛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于時玄冬首時
陰風戒煞山澤含哀天地肅又闕夜冽已澄清中原曠而曖昧戎
士肅而啟行三軍紛而雜還長角哀吟已命旅金鼓隱訇而砰磕
景凌冥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光俛而丹
野炎暉仰而絳天隳靈翕赫已增熾憤氣睒悅而凌煙狂飄起而
妄駭行雲謫而芊眠旌旆翻其猗靡驚標囚而嬋娟爾乃洪音雷
動清問剋廣凌雲發揮萬里振響聲馮虛而天回烈咳口而地撼
映皓月而望舒闔照重昏而大夜朗服縣炎揚而晃儵飛烽跋燼
而泱漭乃有熊羆之旅虓闔之將雄聲泉涌逸氣風亮超三軍已

奔厲賈餘勇而成壯兆洪音于寂漠先無形而高嶺紛若屯雲
若積波迢陰匿景靜言勿譁絕倡寂其既收萬夫翕而成和嚴鼓
隱而重戒景燧睡而星羅烈蒙陰而印假曜憑陽而登遐若扶桑
之振華葉皓天之散朝霞超燭籠之絕景豈比象于百華本集又
傳成和五類與長沙王構陳遂舉兵攻洛邑機行後將軍督王粹
牽秀等諸軍二十餘士能著
南征賦曰美其事卽此賦也

寒蟬賦

并序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于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
莫斯述夫頭上有綫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
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曰冠冕取其
容也君子則其操可曰事君可曰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
寒鳴貧士所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與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迓嘉時曰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

貞粹之淑質吐呼嚙之哀聲希慶雲曰優遊遁太陰曰自監于是
靈岳幽峻長林參差爰蟬集止輕羽涉池清激微激德音孔嘉承
南風曰軒景附高松之二華黍稷惟馨而匪享竦身希陽乎靈和
嗾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蜩蟻聲美宮商飄如飛衆之遺驚風眇
如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階皇都乎上京跨天路于萬里
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脩綏曰表首舒輕翅曰迅翰挹朝華之墜
露含煙熅曰夕飡望北林曰鸞飛集樛木而龍蟠彰淵信于嚴時
稟清誠乎自然翩眇微妙絲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黃鳥
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思鳳居曰
翹竦仰竚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
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于蓬室孤竹吟于首陽
不銜草曰穢身不勤身曰營巢志高于鳴鳩節妙乎鳴鶴附枯枝
曰永處倚峻林之迥條惟雨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飄颻既乃彫曰

金采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暉暉華豐。奇伴黼黻。豔比袞龍。清和明
潔。羣動希蹤。爾乃綴曰玄冕。增成首飾。纓黻翩紛。九流容覲。映華
蟲于朱袞。表聲香乎明德。于是公侯常伯。乃身披紫蔽。手執龍淵。
俯鳴珮玉。仰撫貂蟬。于黃廬之多土。光帝皇之待人。騰儀像于雲
闕。望景曜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于翰藻。
闡令問曰長存。于是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
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憂殷。歎卒歲之無衣。望秦
清之巍巍。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于皇心。冠神景乎紫微。詠清風
曰慷慨。發哀歌曰慰懷。本集又藝文類聚九十七初
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終

全晉文卷一百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雲二

九愍并序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曰其情而翫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九愍

裔皇聖之豐祐膺萬乘之多福真龍暉曰底載啟元辰而誕育攷度中曰錫命端嘉令而自肅蘭情馥曰芬香瓊懷皎其如玉希千載曰遙想昶遠思而自怡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疑于璇璣協朱誠于四時咨中心之信修偏日月曰爲旗悲年歲之晚暮殉修名而競心仰勳華之耿暉詠三辟之遐音握遺芳而自翫挹浩露于蘭林陰雲紛曰興靈颯風起而回波黨朋淫曰惡美疾傾宮之揚娥樹椒蘭于瑤圃掩夜光于瓊華遊貞心曰誰忒毀

玉質而蒙瑕，甘莠言而棄予。忽遐放其若遺，瞻前軌而我先。顧後乘而駕遲，遵荒塗而伏軾。撫鳴鸞而稱悲，感瞻烏之有集。嗟離瘴之焉歸，靜沈思曰自瘁。願凌雲而天飛。

修身

案九愍墟九章其當篇小題皆在篇末宋刊本集誤認題在篇首而未篇遂失題

逢天怒而離紛，逮時咎于惟塵。端周誠曰怡居，祗後命而自寅。悲讒口之罔極，高離情于參辰。豈三錫之又晞，乃裔予于遐賓。運羽擢曰涉江，浮鄂渚而駕言。背夏首曰窘逝兮，派行川而永歎。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滢而重瀾。情懷眷曰疊結，舟淹流而中盤。昶愁心曰自邁，肅揚人而會驅。詔河馮曰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濟南詔曰佇望，野蕭條而振嘯。獸悲號曰命旅，鳥枉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辰陽而往彼，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于懸車，秣梁苗于樊馬。山嵩高曰藏景，雲晦靄而荒野。鳥拊翼于薨巔，水回波于宇下。指明星曰脈路，景卽陰而無旅。隨長川曰問津，響

修聲而和子聽歸音已自聞踐無迹目窮處雖遊愍之既多亦顛
沛其何悔仰眾芳之遺情希絕風之延佇

亂曰有鳥翻飛集江湖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涉江懷故鄉
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顧我愁景惟永傷兮

涉江

□□□□□積沈毒于苦心魂憑虛已飄蕩形息景于重陰虎
鳴颯曰拂谷螭回雲而結林操土音曰懷凱涕頻代而盈襟辭終
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遙集望龍門而屢顧攀惟桑而祗泣悲惠□
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撫澗容之日頹炤炯思而弗及聞先黎之
達教固積善于遺慶晞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已祗
服泝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怨谷風之攸歎
彌九齡而未徹願白獻于承閒悲黨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卷
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歎傷邦家之殄瘁痛靈修之匪懷頹九

成于一匱忘大寶之勿假輕挈瓶之守器仰翦翮于凌霄俯歸飛于澠殿毀方城于秦川投江漢于泥涓悲彼黍之在郢悼宗楚之莫餘撫傷心目告哀將斯情之孰慰

悲郢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黃而既渝心居貞而抱素冀斯氣之一清要佳人于天路攷年載曰遲之悲歲聿之已暮攬豐草于朝日思先晞于湛露規法圓而天象矩則方于地形祇信順曰自範邀式穀于神聽悲登魂之無抗訊貞夢而還靈悔相道而懷顧悲實蕃之已盈頓椒丘而息駕振初服而翩翔結瓊蕤之芳襟襲凌華之藻裳懷瑤林之珍秀握蘭野之芳香命巫咸曰啟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曰聽命欽靈諄而肅邁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率假翼曰鳴和霓揮景而縈旒芳塵穆曰煙熅彤雲起而深藹遊八極曰大觀解飛轡曰長想將結軌而世狹願援楫

而川廣雖我服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舒遠懷已弭節舉世羅于天網

亂曰猗猗芳草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豐華兮秋風蕭瑟凝霜加兮傾葉懷春猶俟河兮

紆思

案本集先行吟後紆思審觀紆思擬抽思行吟腹懷沙宋人重編誤倒耳今依九章移正

登高山已遐望悲悠處之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涉之莫由申修誠已底節反內鑒而自求攷余心其焉可往稽度于神謀訪斯言已卜居想貞靈已告猷將矯翼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羌釋筮而評子諒不疑其何卜朝彈冠已晞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已赴淵無抱素而蒙辱愁纏餘已宅心長歎息而飲淚步江潭已彷徨頻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興讜言而來憩雖懷芳而握瑜懼惟塵之我穢顧虛景而端形矧同波于其醉迫伊人之逍遙聊仰葉于林側懷達心已遠膺怡哀顏而表色仰班荆之遺情想嘉

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棄予而凌波，揮龍榜，已鼓汰，遺芬響而清歌，俟滄浪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愧編心之歎淪，恨爾謁之莫和，捐江魚之言志，營玄寢于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足慕。

行吟

徧周流而無過，悲窮思之永久，聽幽荒而罔詔，眷寥廓而無友，沈流液于繩樞，遊回颿于甕臚，呼寂寞而靡應，攬虛無其何有，神悠悠而永念，憂綢繆而盈室，哀惻心而響起，時棄予而景逸，招遊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芳林之將焚，豈蘭馨之可識，臨馥風于曠野，思同芬而靡質，命險太其靡常，道離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援在昔而立辟，俟重華，已同遊，悲瑤圃之難適，舟登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迹，悲荒塗之既舛，臨遵渚而投策，欲隨波，已周流，恨厖石之難頽，將從風而卷舒，悲宜矢之辭懷，貞節志而玉折，厲勁

心而藹樵，喟我懷。已寤歎，闕前鑒而自融。忠與邪，其莫可。豈余命之所窮。俯投迹而世涉，仰瞻志而道降。恥蒙垢于同塵，思振輝于別風。明爽心，已畢志。攷吾道，已自終。

攷志

天機偏其挺蓋，玉衡運而回囊。景彌脩而日短，時愈促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爲商。感秋林之風暮，悲芳草之中霜。存攸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方輕焱而炯遲，比收電而景宴。將愉樂已夙興，迢良日于昧旦。痛予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將藹藹而未颺，世渾渾其難澄。風頽山已離谷，波平淵而爲陵。道曠世而杳散，化固滯而物凝。恨輜德已莫舉，悲民鮮之孰勝。景照明已妙見，音振響而攄聞。金淬堅已示斷，芭靡質而效芬。馨貞規已殉節，反蒙謫于明羣。谷小心已惴惴，悲江草之芸芸。

亂曰：乳雲晻靄，天明息兮。矰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遊矣，樹榛棘

全書文卷一百一
四
兮思我芳林唱歎息兮

感逝

哀時命之險薄。懷斯類曰結憂。手拊膺而永歎。形願景而長愁。生
遺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曰遠覽。眇天路而高遊。結垂
雲之翠虬。駕琬琰之玉輿。揮采旄曰煙指。靡華旌而電針。命日月
曰清天。吾將遊乎九閩。命屏翳曰夕降。式飛廉曰朝興。塗蒙雨而
後清。景貞暉而先登。陪湘妃于彫輅。列漢女曰後乘。瓊娥起而清
嘯。神風穆其來應。騑憑雲而響駭。驟嘘天而景凌。望紫微曰振策。
柵太階而遂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鱗鱗。朝總轡于扶桑。夕
飲馬于天津。伐河鼓曰解微。迄崑崙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塵蒙
飄而絕輪。豈遠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首曰還顧。轉瑤衡
而回縈。泝凱風曰流盼。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曰興悲。蒙東雨而
涕零。凌百川而絕躡。仰濯髮于崢嶸。豈沈疢之足弭。將蟬蛻于長

生、

□征

痛世路之隘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于三接，照直影于太微。祇中懷曰眷慕，豈鑒寐而忘歸。悼天朝之遂晦，構貝錦于繁文。侈南箕曰鼓物，藹青陽而播芬。迹同塵而攘絕，景和光而天分。俯隕息于縈波，仰頽歎而崩雲。折若華曰翳日，時靡靡而難停。淪秋菊曰遯卻老，年冉冉其既盈。欲似翼曰天飛，怨會颯之我經。思戢鱗曰遁沼，悲沈網之在淵。有河清而志得，挫千載之長年。擠哀響于頽風，寓悲音于絕弦。嗟有生之必死，固逸我曰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褻裳而赴流。矧余情之沈毒，資有生曰速憂。悼居世其何蹙，固形存其爲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難多。脩與短其足矣，曷久沈于汨羅。投瀾漪而負石，涉清湘曰懷沙。臨恆流而自墜，蒙濬壑之隆波。接申胥于南江，□□□□□□鼓冕雲曰攜手，仰接景而登

退

口口

案此篇擬悲回風宋刊本集誤認題在篇首因刪去未一行今無從校補

國起西園第表啟宜遵節儉之制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

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恩臣管見輒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

臨朝淵嘿訓世已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

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濟

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

河王昔起臺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

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已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慙然臣慮

已先帝遺教日已凌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協崇大化

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已訓正四方示民知禁

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已制然後上

獻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開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于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曰凡才殿下不曰其驚聞特蒙拔擢將曰臣能有狂夫之言可曰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效節曰報所受之施是曰不慮犯廷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本集又晉書陸雲傳有明節

臣雲言聞一日敢獻瞽言曰干聞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曰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己挹情用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曰約失之者實寡曰奢失之者蓋多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曰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曰此道止于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昔准

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令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曰。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愚言。曰補萬一。亦臣繆綬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道。奉曰稱慶。不勝下情。謹疏曰聞。疏文類聚六十四

西園第既成。有司啟觀。疏諫不可。

郎中令臣雲言。臣前啟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曰欣憲。而聞屋宇之制。既自崇侈。竊聞當復起觀六閒。既非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繼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過度。民歎其勞瘁。士譏其過。九謗言未弭。而又加曰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

背世會未十年而儉德之亡國爲其首此又臣所曰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之諫者也案晉魏呂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福始況今猶崇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曰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也殿下誕膺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曰示將來子孫象之又何曰能國且先帝勸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身損盛德之舉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得此古人之所曰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譏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曰殿下國之昵親朝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必將信威明法攷制度禮愚曰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唯殿下思愚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手權

遷伏用流汗

王卽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啟官饗宴通答及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來諸物是曰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賓友嘉客講義于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睿應期挺秀聖敬敷聞輝光日新卽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闕哀故滋有賓客無接勤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曰寤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曰宜發通答之令使朝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論道非學無曰聞義非士無曰行禮禮義既舉羣望允塞此臣下所曰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懷敢曰聞

臣雲言臣前啟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適正是講

誦之曰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于廣是言周公
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孔子假期斷年至于韋編三絕由是言
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于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弘天資秀
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覽千載之籍
則神道微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選于眾已德來教雖豐祿
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
其言亦懷慷慨臣言可于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永播芳風愚
臣區區敢獻瞽言

輿駕比出啟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日來既仍多哀故聖體亦恆不安和
自不朝見二宮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軹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
問訊輒言疾聞臣竊所未安愚言此五日輿駕宜入朝臣聞事君
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爲是言愚臣敢獻瞽言

言事者啟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用出入啟宜信君子而遠小人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令書曰部曲將李威馮南司馬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曰汝咸南等治書曰下無所復司而察錢帛重寶奸吏多情出入之用誠宜使虛實當法曰防檢巧偽然臣愚曰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眾官材庶工肆業臣曰虛薄忝竊朝右雖質弱任重無益補察至于奉己思勤昊天罔極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德淑慎恪居所司次至眾官悉州閭一介蹠閭之咎雖可日聞至于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今猥使此等任曰覆校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威能盡節益國使功利百倍至于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咸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

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曰慷慨也。亂之所興，在于小人得親治之所廢，在于君子自替。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曰：愚宜發明，合必罷此等覆察眾事。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照光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啟。曰：聞。

本集晉書

陸雲傳

國人兵多不法，啟宜峻其防，曰：整之。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東時，臣具曰：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率秦矯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愈曰：秦宜加重戮。曰：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秦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

狡罰至大辟。至于今日，不蒙薄罰。臣竊曰：自今羣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卻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懸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啟，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曰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竊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曰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曰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曰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曰避賢路，退惟受過，微報未效。是曰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哀明恩，臣縱縈愚臣，不曰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移書太常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曰教

思興禮學曰陶遠是已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
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祿運之會
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曲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熙茂
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敏塗及階遂升樞奧曲靈
匱于祕宮披金騰于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
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
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襲裳襲錦緇衣被玉會泉改路懸車將遊考
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大清闢宇四門啟籓
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已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
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
錯綜先典初學記二十作若得言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
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
之祀矣晉書陸雲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新會縣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一終